

遯世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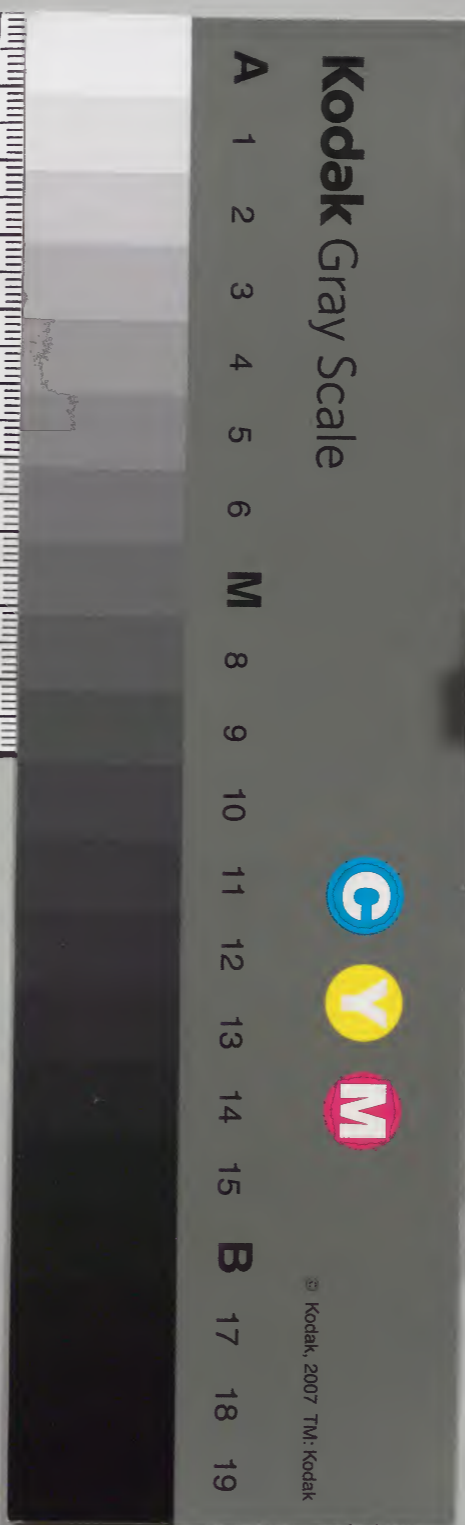
二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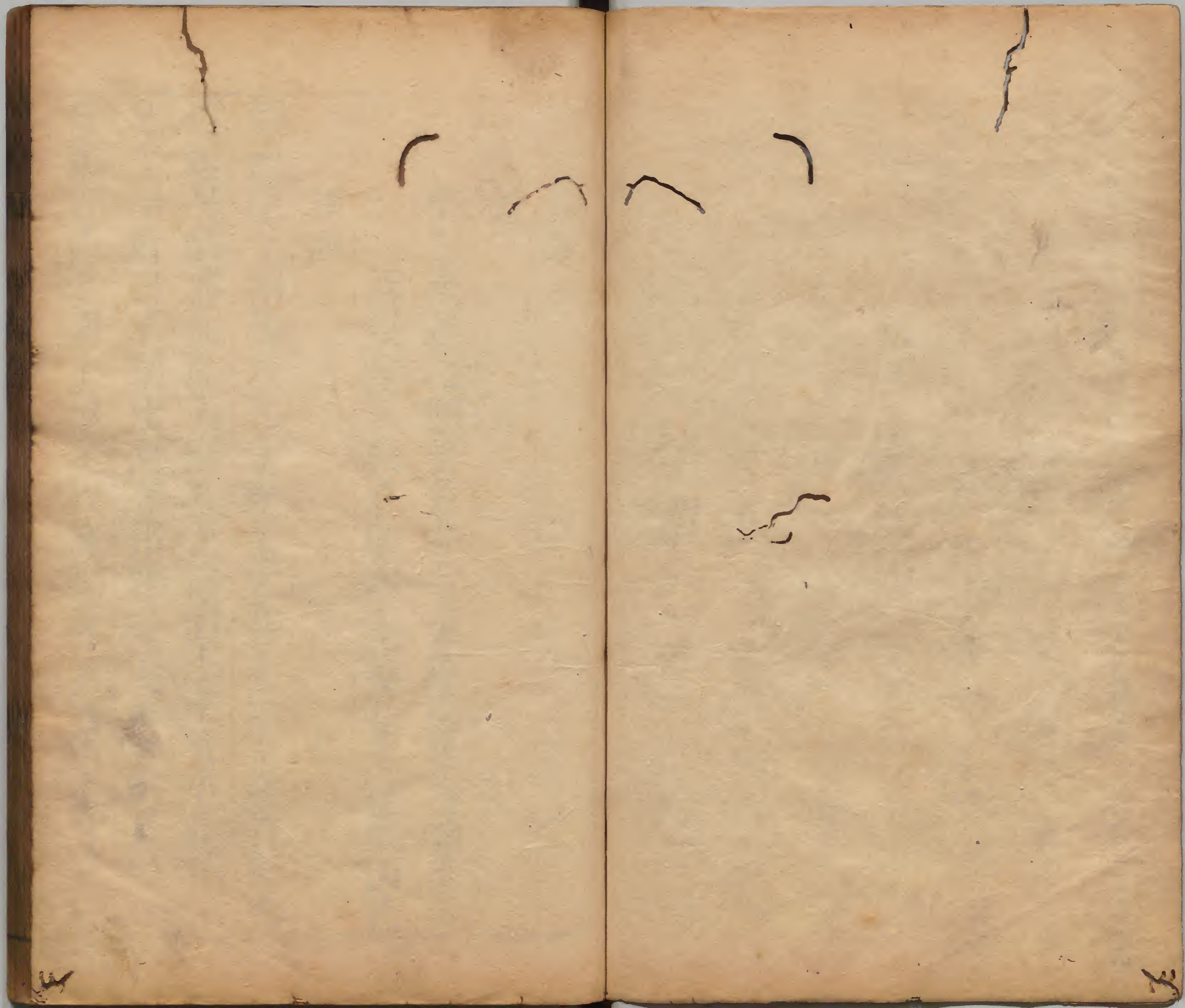


漢書門			
九	七	六	一
一	七	二	一
六	一	函	號
冊	架	冊	類

庫文閣內		
三	九	漢
八	七	書
函	六	
七	六	
架	冊	號
冊	類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9761
冊數	6 (2)	
函號	308	75





遜世編卷三

儒憲

贊曰至道之腴膏梁弗旨至道之華文繡匪美
所以聖人樂在疏水不義富貴浮雲而已

顏回

顏回字子淵魯人孔子弟子少孔子三十歲貧而樂
道退居陋巷曲肱而寢孔子曰回來家貧居卑胡不
仕乎回對曰不願仕回有郭外之田五十畝足以給
饘粥郭內之圃十畝足以爲絲麻鼓宮商之音足以

遜世編

儒憲

淺草文庫

通志綱目 卷之九
自娛習所聞于夫子足以自樂回何仕焉孔子愀然
變容曰善哉回之意也丘聞之知足者不以利自累
也審自得者失之而不懼行修於內者無位而不怍
丘誦之久矣今於回而後見之是丘之得也顏淵問
仁子曰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又曰賢哉回也一簞
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回也
如愚退而省其私亦足以發回也不愚用之則行舍
之則藏惟我與爾有是夫回年二十九髮盡白蚤死
孔子哭之慟曰自吾有回門人益親魯哀公問弟子
孰爲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遷怒不貳過
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

論曰孔子當亂世轍環栖席不暇煖及退而老于
洙泗刪詩贊易修春秋以存王迹未嘗一息寧也顏
氏稱高第弟子惟樂簞瓢心齋坐忘而已而他無所
表見何哉有若曰夫子賢於堯舜夫惟有堯舜而後
巢許遂其高有仲尼而後顏淵享其樂回也其素王
之逸民歟

曾參

曾參字子輿南武城人不仕而游居于衛緼袍無表
顏色種噲手足胼胝三日不舉火十年不製衣正冠
而纓絕捉衿而肘見納屨而踵決曳縱而歌天子不
得臣諸侯不得友魯哀公賢之致邑焉參辭不受曰
吾聞受人者常畏人與人者常驕人縱君不我驕我
豈無畏乎終不受後卒于魯

原憲

原憲字子思宋人孔子弟子居魯環堵之室茨以生
草蓬戶不完桑以爲樞而甕牖一室褐以爲塞上漏
下濕匡坐而彈琴子貢相衛結駟連騎排藜藿入窮
閭巷不容軒來見原憲原憲韋冠緹履杖藜而應門
子貢曰嘻先生何病也憲應之曰憲聞之無財謂之
貧學道而不能行謂之病若憲貧也非病也夫希世
而行比周而友學以爲人教以爲己仁義之隱車馬
之飾憲不忍爲也子貢逡巡有慙色

閔損

閔損字子騫魯人始見孔子有菜色後有芻豢之色
子貢曰子之見于色者何前後之頓殊也閔子曰吾

在蒹葭之中以恬澹為樂出見羽蓋龍旂心又樂之
二者交戰于胸中而不能任是以有菜色今被夫子
之教寢深又賴二三子切磋之益出見羽蓋龍旂之
屬不啻塵土矣是以有芻豢之色季氏欲召為費宰
謂使者曰善為我辭焉齊南之境汶水湯湯如有復
我吾將之焉遂終身不仕

曾蒧

曾蒧字皙侍孔子孔子曰言爾志蒧曰春服既成冠
者五六人童子六七八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孔
子喟然歎曰吾與蒧也

漆雕開

漆雕開字子開蔡人不樂仕進孔子使開仕對曰吾
斯之未能信孔子悅

澹臺滅明

澹臺滅明字子羽武城人狀貌甚惡欲事孔子孔子
以其材薄既已受業退而修行行不由徑非公事不
見鄉大夫南游至江從弟子三百人設取予去就名
施于諸侯終身不仕渡延津齎千金之璧陽侯波起

兩蛟夾舟子羽曰吾可以義求不可以威劫操劔斬蛟蛟死乃投璧于河三投而輒躍乃毀璧而去亦無怪意

論曰仲尼弟子皆異能之士從政事者冉有季路而外偃宰武城不齊宰單父而已孔子悅開與蒧而其論公皙克曰天下無行多爲家臣仕於都惟季次未嘗仕若有欣慕焉此廼嚮者子騫所爲善辭也士君子於功名之際可苟焉而已哉

王通

王通字仲淹太原祁人也慨然有濟蒼生之心西遊長安見隋文帝因奏太平十二策不用作東征之歌而歸曰我思國家今遠遊京畿忽逢帝王今降禮布衣遂懷古人之心今將興太平之基時異事變今志乖願違吁嗟道之不行今垂翅東歸皇之不斷今勞身西飛帝聞而再徵之不至太業元年一徵又不至辭以疾謂所親曰我周人也家于祁永嘉之亂蓋東遷焉高祖穆公始事魏魏周之際有大功于生人天子錫之地始家于河汾故有墳隴于茲四代矣茲土

也其人憂深思遠乃有陶唐之遺風先君之所懷也
有弊廬在茅簷土階撮如也道之不行欲安之乎退
志其道而已乃讀詩書正禮樂修元經讚易道九年
而六經大就門人自遠而至受業者不可勝數尚書
召署蜀郡司戶不就以著作郎國子博士徵並不至
通有疾召薛收謂曰吾夢顏回稱孔子之命曰歸休
乎殆夫子召我也何必求厥齡吾不起矣寢疾七日
而終諡曰文中子

論曰仲淹之論隱也曰顯仁藏用中古之事退藏於
密惟有道能之其穆然陶唐氏之思乎乃上太平策
不用而賦歸與講業於河汾之上從游者千餘人雍
雍如也仲尼既沒文不在茲舍之則藏有是夫

邵雍

邵雍字堯夫其先范陽人後游河南葬親伊水上遂
爲河南人少時自雄其才慷慨欲樹功名于書無所
不讀堅苦刻厲寒不罽暑不扇夜不就席者數年已
踰河汾涉淮漢周流齊魯宋鄭之墟幡然來歸曰道
在是矣遂不復出受河洛義文之秘于李之才探賸

索隱洞徹蘊奧多所自得著書十餘萬言行于世初至洛蓬葦環堵不瓦風雨躬樵爨以事父母雖屢空怡然甚樂人莫能窺也富弼司馬光諸賢退居洛中雅敬雍恒相從游爲市園宅雍歲時耕稼僅給衣食名其居曰安樂窩自號安樂先生旦則焚香燕坐晡時酌酒數甌微醺卽止興至輒哦詩自詠風雨常不出出則乘小車一人挽之惟意所適士大夫家識其車音爭相迎候或別作屋如雍所居名曰行窩雍德器粹然不事表暴不設防畛人無貴賤少長一接以誠故賢者悅其德不肖者服其化鄉人每相飭曰毋爲不善恐邵先生知嘉祐詔求遺逸授將作監主簿復舉逸士補潁州團練推官皆固辭自作安樂吟曰安樂先生不顯姓氏垂三十年居洛之涘風月情懷江湖性氣色斯其舉錫而後至無賤無貧無富無貴無將無迎無拘無忌窘未嘗憂飲不至醉收天下春歸之肺腑盆池資吟甕牖薦睡小車賞心大筆快志或戴接籬或著半臂或坐林間或行水際樂見古人樂聞善事樂道善言樂行善意聞人之惡若負芒刺

進士紀 傳
聞人之善如佩蘭蕙不佞禪伯不諛方士不出戶庭
直際天地三軍莫凌萬鍾莫致爲快活人六十五歲
踰二年卒元祐中賜諡康節
論曰熙寧初詔舉遺逸穎川常秩蓋與堯夫並薦云
王安石行新法天下紛然以爲不便思得山林之士
相合者秩賜對盛言新法之便乃除諫官以至待制
然而帝寢薄之安石亦知其爲人豈非所謂變塞者
耶按諡法能固所守曰節嗚呼此堯夫之所以爲節
也歟

尹焞

尹焞字彥明世爲洛人少師事程頤嘗應舉發策有
誅元祐諸臣議焞曰噫尚可以干祿乎哉不對而出
告頤曰焞不復應進士舉矣頤曰子有母在焞歸告
其母陳母曰吾知汝以善養不知汝以祿養頤聞之
曰賢哉母也於是終身不就舉非弔喪問疾不出戶
靖康初种師道薦焞德行可備勸講召至京師不欲
留賜號和靖處士次年金人陷洛門人昇置山谷中
劉豫以禮聘焞不從以兵恐之焞自商州奔蜀得程

顧易傳拜而受之紹興四年止于涪涪願讀易地也
闢二畏齊以居邦人不識其面范仲舉焯自代以疾
辭遣漕臣奉詔至涪親遣六年始就道作文祭願而
後行先是崇寧以來禁錮元祐學術高宗渡江始召
楊時胡安國范仲朱震俱在講席薦焯甚力召正左
司諫陳公輔上疏攻程氏學乞加屏絕焯奏臣實師
願自信甚篤濫列經筵其所敷繹不過聞於師者舍
其所學是欺君父加以疾病衰耗不能支持留九江
不進令江州守津送至國門復以疾辭上曰焯可謂
恬退矣除秘書少監力辭求去上語劉大中曰未論
焯所學淵源矜式後進班行得老成人亦是朝廷氣
象乃以焯直徽猷閣留侍經筵焯上疏言中原未復
讐敵未殄天下之民痛心疾首陛下屈意降志失不
共戴天之義及移書秦檜言和議一成天下有被髮
左衽之憂皆不報焯固辭新命言臣有五當去之義
無一可留之理乞放歸田里檜當國遂不復留致仕
十二年卒

蔡元定

附子沉

蔡元定字季通建州建陽人生而穎悟八歲能詩父發博覽羣書號牧堂老人以程氏語錄邵氏經世張氏正蒙授元定曰此孔孟正脉也元定深涵其義既長辨析益精登西山絕頂忍饑啖齋讀書聞朱熹名往師之熹扣其學大驚曰此吾老友也不當在弟子列遂與對榻講論諸經奧義每至夜分尤衰楊萬里聯疏薦于朝召之堅以疾辭築室西山將爲終焉之計時韓侂胄擅政設僞學之禁以空善類臺諫承風專肆排擊然猶未敢誦言攻朱熹至沈繼祖劉三傑爲言官始連疏詆熹併及元定元定簡劉礪曰化性起僞烏得無罪未幾果謫道州州縣捕元定甚急元定聞命不辭家卽就道熹與從游者餞別蕭寺中有泣下者元定不異平時熹喟然曰友朋相愛之情季通不挫之志可謂兩得矣元定賦詩曰執手笑相別無爲兒女悲衆謂宜緩行元定曰獲罪于天天可逃乎杖屨同其子沉行三千里脚爲流血無幾微見顏面至春陵遠近來學者日衆愛元定者謂宜謝生徒元定曰彼以學來何忍拒之若有禍患亦非閉門塞

實所能避也。貽書訓諸子曰：獨行不愧影，獨寢不愧衾。勿以吾得罪故，遂懈。一日謂沉曰：可謝客，吾欲安靜以還造化。閱三日卒。侂胄既誅，贈迪功郎，賜諡文節。子淵沉皆躬耕不仕。沉字仲點，少從朱熹游。熹晚欲著書傳，未及爲，遂以屬沉。始從元定謫道州，跋涉數千里，道楚粵窮僻處，父子相對，常以理義自怡悅。元定沒，徒步護喪，以還有遺之金，輒謝却曰：吾不忍累先人也。年僅三十，屏去舉子業，一以聖賢爲師，隱居九峯。當世名卿物色將薦用之，沉不屑就。

劉勉之

劉勉之字致中，崇安人。自幼強學，日誦數千言，踰冠以鄉舉詣太學。時蔡京用事，禁止毋得挾元祐書，自是伊洛之學不行。勉之求得其書，每深夜同舍生皆寐，乃潛抄而默誦之。譙定至京師，勉之聞其從程頤游，邃易學，遂師事之。已而厭科舉業，揖諸生歸，見劉安世。楊時皆請業焉。及至家，卽邑近郊，結草爲堂，讀書其中，力耕自給，澹然無求於世。與胡憲、劉子翬相往來，日以講論切磋爲事。紹興間，中書舍人呂本中

疏其行義志業以聞特召詣闕秦檜方主和慮勉之
見上持正論乃不引見但令策試後省給札而已勉
之知不與檜合卽謝病歸杜門十餘年學者踵至隨
其材品爲說聖賢教學之門及前言往行之懿所居
有白水人號曰白水先生賢士大夫自趙鼎以下皆
敬慕與交後秦檜益橫鼎竄死諸賢禁錮勉之竟不
復出勉之一介不妄取婦家富無子謀盡以貲歸于
女勉之不受以畀族之賢者命之奉祀其友朱松卒
屬以後事且戒其子熹受學勉之經理其家而誨熹
如子姪熹之得道自勉之始卒年五十九

胡憲

胡憲字原仲居建之崇安生而靜慤不妄笑語長從
從父胡安國學平居危坐植立時然後言雖倉卒無
疾言遽色人犯之未嘗校紹興中以鄉貢入太學會
伊洛學有禁憲獨陰與劉勉之誦習其說旣而學易
於謙定久未有得定曰心爲物漬故不能有見唯學
乃可明耳憲喟然歎曰所謂學者非克己工夫耶自
是一意下學不求人知一旦揖諸生歸故山力田賣

藥以奉其親從游者日衆號籍溪先生賢士大夫亦高仰之共以其行義聞於朝上特召之憲辭母老折彥質入西府又言於上趣召愈急憲力辭乃賜進士出身授左迪功郎建州教授憲猶不屈太守魏矼爲手書陳大義開譬甚力憲不得已就職日與諸生接訓以爲己之學聞者始而笑中而疑久而翕然悅服郡人程元以篤行稱龔何以廉節著皆迎致俾參學政學者自是大化七年不徙官以母年高求監南嶽廟以歸久之起爲福建路安撫使司屬官復請祠而去秦檜方用事諸賢零落憲家居不出檜死以大理司直召未行改祕書正字旣至當奏事病不能朝乃草疏言金人大治汴京宮室勢必敗盟今元臣宿將惟張浚劉錡在金果南牧非此兩人莫能當願亟起之時兩人皆爲積毀所傷未有敢顯言其當用者憲獨首言之疏入卽求去上嘉其忠詔改秩與祠歸初憲與劉勉之俱隱後又與劉子翬朱松交松將沒屬其子熹受學於憲與勉之子翬熹自謂從三君子游而事籍溪先生爲久方憲之以館職召適秦檜諱言

通志卷之七
傳
之後憲與王十朋馮方查籥李浩相繼論事太學士
爲五賢詩以歌之人始信憲之不苟出而惜其在位
僅半年不究其底蘊云卒年七十七

魏揆之

魏揆之字子實建陽人自幼有大志師胡憲與朱熹
游兩以鄉舉試禮部不第嘗客衢守章傑所趙鼎以
謫死其子汾將喪過衢傑雅憾鼎又希秦檜意遣尉
領卒掩取鼎平時與故舊來往簡牘揆之以書責傑
長揖徑歸築室讀書榜以艮齋人稱曰艮齋先生閩
帥建守知其賢薦於朝時相尼之不果召乾道中詔
舉遺逸部刺史表其行誼特詔召之揆之力辭時宰
相陳俊卿閩人也雅知揆之招之甚力乃以布衣入
見極陳當時之務勸上以修德業正人心養士氣爲
恢復之本上嘉納之賜同進士出身守太學錄將釋
菜請廢王安石父子從祀追爵程顥程頤列于祀典
不報復言大學之教宜以德行經術爲先其次則通
習世務今乃專以空言取人又不報遂丐去以迎親
請歸行數日罷爲台州教授揆之在朝不能半歲旣

歸喟然歎曰上恩深厚如此而吾學不足以感悟聖
意乃日居良齋條理舊聞以求其所未至其居家謹
喪祭重禮法每遇歲饑爲粥以食饑者後依古社倉
法請官米以貸民至冬取之以納於倉民賴以濟諸
鄉社倉自揆之始與人交嘉善抹失後進有寸長必
汲汲推挽之人或訾其近名蹙然曰使人人避此嫌
爲善之路絕矣病革母視之不巾不見戒其子毋以
僧巫俗禮浼我以書召朱熹至委以後事而訣卒年
五十八

羅從彥

羅從彥字仲素南劍人以累舉恩爲博羅王簿聞同
郡楊時得河南程氏學慨然慕之徒步往學初見時
三日卽驚汗浹背曰不至是幾虛過一生矣聞伊川
說易甚善卽鬻田走洛見頤問之乃歸卒業旣而築
室山中絕意仕進終日端坐間謁時溪上吟詠而歸
充然自得學者稱爲豫章先生

李侗

李侗字愿中劍浦人年二十四聞羅從彥從得河洛之

學從之游累年從彥好靜坐伺退入室中亦靜坐令
靜中看喜怒哀樂未發氣象久之該攝洞貫以次融
釋從彥亟稱之既而退居山田謝絕世故四十餘年
食飲或不充怡然自適吏部郎朱松雅重伺遣子熹
從學得其傳鄧迪謂松曰愿中如水壺秋月瑩徹無
瑕非吾輩所及松以爲知言卒年七十有一

陸九韶

陸九韶字子美金谿人學問純粹隱居山中晝所言
行夜必書之治家有法以訓辭爲韻語晨興率子弟
謁先祠畢擊鼓誦之子弟有過家長責而訓之不改
則撻之終不改度不可容則告之官府屏之遠方雅
與朱仲晦善自號梭山老圃所著有梭山集遺誠不
得銘墓

論曰學者患不見道耳見大則心泰心泰則處一化
齊泊如也道學莫盛於宋宋弗究於用甚至有厲禁
焉隱居求志吾見其人矣嗚呼危不入亂不居非篤
信好學烏能與於此哉

劉因

劉因字夢吉保定容城人世爲儒家天資絕人三歲識書日記千百言過目卽成誦初爲經學究訓詁疏釋之說輒歎曰聖人精義殆不止此及得周程張邵朱呂之書一見能發其微曰我固謂當有是也及評其學之所長曰邵至大也周至精也程至正也朱子極其大盡其精而貫之以正也其高見遠識率類此性不苟合不妄交接家雖貧非其義一介不取公卿過保定者聞因名來謁多遜避不與相見或以爲傲弗恤也常愛諸葛孔明靜以修身之語表所居曰靜修詔徵爲承德郎右贊善大夫以母疾辭復徵爲集賢學士嘉議大夫以疾固辭朝廷不爲強致曰古有所謂不召之臣其斯人之徒歟卒年四十五歐陽玄嘗贊因畫像曰微點之狂而有浴沂風雩之樂資由之勇而無北鄙鼓瑟之聲于裕皇之仁而見不可留之四皓以世祖之畧而遇不能致之兩生嗚呼麒麟鳳凰固宇內不常有也然一鳴而六典作一出而春秋成則其志不欲遺世而獨往也明矣亦將從周孔之後爲往聖繼絕學爲來王開太平者耶論者以爲

知言

謝應芳

謝應芳字子蘭武進人自幼潛心理學辭受進退斤斤不失尺寸元末世衰道微風俗頹敝所至輒以斯文爲已任憫時憂世崇正闢邪表章儒先扶植名教流離兵革中汲汲不能自已至正初知時不可爲築室白鶴溪取龜巢于蓮葉之義扁曰龜巢鄉人稱爲龜巢先生浙江行省舉爲三衢清獻書院長不就旣而兵起避地吳中挾其妻子蕩漾一舟瀕危數四逾年而後僦室以居閱四年居凡五徙時時乏絕未嘗以爲憂也作龜巢記畧曰播蕩以來邑無噍類同室之人幸若再生雖貧窶不以爲憂反以爲樂也若吾之所樂則又以窮居無事得專心讀古聖賢書以廣其志仰天不愧俯地不作廓如也吾生若浮與龜浮蓮葉何異故所至以龜巢名室室雖偏隘心有餘裕蓋不以棟宇爲巢而以天地爲巢耳此巢自開闢以來歷數千億載不壞吾與萬物同居其間政不必藩籬町畦以自局也隱居芳茂山年九十七而終

論曰勝國所稱儒者蓋匪一人若竚清仲平皆仕元都高位其建豎何如矣靜修屢徵弗就貞不絕俗有善辭之槩焉龜巢隱身避地一室蕭然皆所謂不變於夷者乎

遜世編卷三終

遜世編卷四

節隱

贊曰達人遺榮烈士殉名貴屏國爵力扶民經有死無二求仁得仁百代可風永垂清聲

伯夷叔齊

伯夷姓墨名允字公信謚夷叔齊名智字叔達謚齊孤竹君之二子也父欲立叔齊及父卒叔齊讓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齊亦不肯立而逃之武王伐紂夷齊扣馬而諫曰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謂孝

乎以臣弑君可謂仁乎左右欲兵之太公曰義人也
扶而去之武王克殷天下宗周夷齊耻之義不食周
粟隱于首陽山采薇而食作歌曰登彼西山兮采其
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農虞夏忽焉歿兮
我安適歸矣于嗟徂兮命之衰矣遂餓而死

王蠋

王蠋畫邑人爲齊大夫諫於湣王不聽退耕於野後
燕破齊聞蠋賢令軍中環畫邑三十里無人以蠋之
故已而使人謂蠋曰齊人多高子之義吾以子爲將
封子萬家蠋固謝燕人曰子不聽吾引軍屠畫邑蠋
曰忠臣不事二君烈女不更二夫國旣破亡吾不能
存今又劫之以兵爲君將是助桀爲暴也與其生而
無義固不如烹遂經其頸於樹枝自奮絕脰而死齊
大夫聞之曰王蠋布衣也義不北面於燕况在位食
祿者乎乃如莒求齊王子立爲襄王

龔勝

附 薛方

龔勝字君賓楚人少著名節哀帝聞其名徵爲諫大
夫遷丞相司直徙光祿大夫乞骸骨歸王莽篡國遣

使者即拜勝爲講學祭酒稱疾不應徵三年莽復遣使奉璽書太子師友祭酒印綬安車駟馬迎勝勝稱疾篤爲牀室中戶西南牖下東首加朝服拖紳使者入戶要說至以印綬加勝身勝推不受曰吾受漢家厚恩亡以報今年老矣且莫入地誼豈以一身事二姓下見故主哉因敕棺斂喪事衣周于身棺周于衣勿隨俗動吾冢種栢作祠堂語畢遂不復開口飲食積十四日死時年七十九矣

薛方字子容齊人嘗徵不起王莽以安車迎方方因使者辭曰堯舜在上下有巢由今明主方隆唐虞之德小臣欲守箕山之節使者以聞莽悅其言不強致論曰楚蓋有兩龔云勝字君賓舍字君倩二人相友金著名節皆以禮讓進退舍年六十八王莽居攝中卒藉令與勝俱徵亦必有以自處矣薛方守志箕山至今莽悅其言不強致史稱貞而不諒豈所謂危行言孫者乎

譙玄

附

費貽

譙玄字君黃巴郡閬中人少好學能說易春秋成帝

時詔舉敦樸遜讓有行義者州舉玄詣公車對策高第拜議郎平帝時遷中散大夫爲繡衣使者巡行天下未及終而王莽居攝于是縱使者車變易姓名間竄歸家因以隱遁後公孫述僭號于蜀連聘不詣遣使者備禮徵之若不肯起賜以毒藥太守乃自賫璽書至玄廬曰君高節已著朝廷垂意誠不宜復辭自招凶禍玄仰天嘆曰唐堯大聖許由耻仕周武至德伯夷守餓彼獨何人我亦何人保志全高死亦奚恨遂受毒藥子瑛請以家財助軍資贖父死述許之玄遂隱藏田野終述之世

費貽犍爲人不肯仕述漆身爲厲佯狂以避之退藏山藪十餘年述破後仕至合浦太守

李業

附

王皓

王嘉

任永

馮信

李業字巨游廣漢梓潼人少有志操介特元始中舉明經除爲郎會王莽居攝業以病去官杜門不應州郡之命絕匿名迹終莽之世及公孫述僭號聞業賢徵之欲以爲博士業固辭疾不起數年述羞不致之乃使大鴻臚尹融奉詔命持毒酒以劫之業乃嘆曰

進世紀 卷四
危國不入亂國不居親于其身爲不善者義所不從
君子見危授命何乃誘以高位重餌哉融見業辭志
不屈復曰宜呼家室計之業曰以丈夫斷之于心久
矣何妻子之爲遂飲毒而死述聞業死大驚又耻有
殺賢之名乃遣使弔祠賻贈百匹業子暈逃辭不受
王皓爲美陽令王嘉爲郎皆蜀人王莽篡位金棄官
西歸及公孫述稱帝遣使徵皓嘉恐不至先繫其妻
子使者曰速裝妻子可全皓對曰犬馬猶識主况于
人乎先自刎以首付使者王嘉聞而嘆曰後之哉乃
對使者仗劍而死

犍爲任永及業同郡馮信金好學博古公孫述連徵
不就皆托青盲以避世難永妻淫于前匿情無言見
子入井忍而不救信婢亦對信奸通及聞述誅皆盥
洗更視曰世適平日卽清淫者自殺光武聞而徵之
金會病卒

郭憲

郭憲字子橫汝南宋人王莽篡位拜憲郎中賜以衣
服憲受衣焚之逃於東海遂不知所在

許揚

許揚字偉君汝南平輿人王莽篡位揚變姓名為巫
鑿逃匿它界莽敗方還鄉里

譙秀

譙秀字元彥巴西人性清淨不交于世知大亂將作
豫絕人事從兄弟及諸親理不與相見州郡辟命及
李雄盜蜀安車徵秀皆不應常冠鹿皮冠躬耕田藪
桓温平蜀表薦秀曰植操貞固抱德肥遁奸威屢逼
誓不降辱杜門絕跡不面偽庭宜蒙蒲帛之徵以鎮
頽風軌囂俗亦不應及蕭敬叛避難岩渠鄉人宗族
相依者以百數秀年八十眾以其篤老欲代之負擔
秀拒曰各有老弱當先營救吾力尚堪不以垂朽之
年累諸君也後十餘年卒

郭琦

郭琦字公偉太原晉陽人少方直有雅量博學善五
行作天文志五行傳注穀梁京氏易百卷鄉人王游
等皆就琦學武帝欲以琦為佐著作郎問琦族人尚
書郭彰彰素疾琦答云不識帝曰若如卿言烏丸家

通志 卷之九
兒能事卿卽堪爲郎矣遂決意用之及趙王倫篡位
又欲用琦琦曰我已爲武帝吏不容復爲今世吏終
身處于家

辛謚

辛謚字叔仲隴西狄道人性恬靜不妄交游召拜太
子舍人諸王文學累徵不起永嘉末以謚兼散騎常
侍慰撫關中謚以洛陽將敗故應之及長安陷沒于
劉聰聰拜大中大夫固辭不受又歷石勒季龍之世
金不應辟命及冉閔僭號復備禮徵爲太常謚遺閔
書曰昔許由辭堯以天下讓之全其清高之節伯夷
去國子推逃賞皆顯史牒傳之無窮此往而不返者
也然賢人君子雖居廟堂之上無異山林之中斯窮
理盡性之妙豈有識之者耶是故不嬰于禍難者非
爲避之但冥心至趣而與吉會耳謚聞物極則變冬
夏是也致高則危累棊是也君王功已成矣而久處
之非所以顧萬全遠危亡之禍也宜因茲大捷歸身
本朝必有許由伯夷之廉享松喬之壽永爲世輔豈
不美哉因不食而卒

陶潛

陶潛字元亮潯陽柴桑人晉大司馬侃之曾孫少有
高趣宅邊有五柳樹嘗著五柳先生傳以自况親老
家貧起爲州祭酒不堪吏職少日自解歸州召主簿
不就躬耕自資遂抱羸疾後爲鎮軍建威叅軍謂親
朋曰聊欲絃歌以爲三徑之資可乎執事者聞之以
爲彭澤令在縣公田悉令種秫曰令吾常醉于酒足
矣素簡貴不私事上官郡遣督郵至縣吏白應束帶
見之潛歎曰吾不能爲五斗折腰拳拳事鄉里小人
耶卽日解印綬去賦歸去來辭以見志頃之徵著作
郎不就旣絕州郡覲謁其親朋好事者或有酒要之
雖不識主人欣然無忤酣醉便反未嘗有所造詣惟
至田舍及廬山游觀而已刺史王弘欲識之潛稱疾
不見語人云我性不狎世因疾守閑幸非絜志慕聲
豈敢以王公紆軫爲榮耶弘每令人候潛密知當往
廬山乃遣其故人齎酒具要于半道潛旣遇酒便引
酌忘進弘乃出與相聞歡宴窮日潛無履弘勅左右
爲之造履潛便于坐申脚令度焉弘要之還州問其

所乘客云素有脚疾向乘籃輿亦足自反乃令一門
生二兒共輦之至州言笑賞適不覺有羨于華軒也
弘後欲見輒于林澤間候之潛不營生業家務悉委
之兒僕未嘗有喜愠之色惟遇酒則飲時或無酒亦
雅詠不輟嘗言夏月虛閒高卧北窓之下清風颯至
自謂羲皇上人性不解音畜素琴一張絃徽不具每
朋酒之會撫而和之曰但識琴中趣何勞絃上聲宋
元嘉中將復徵命會卒潛弱年薄宦不繫去就之迹
自以曾祖晉世宰輔耻復屈身後代自宋武帝王業
漸隆不復肯仕所著文章皆題其年月義熙以前明
書晉氏年號自來初以來惟云甲子而已世稱靖節
先生卒年六十三

辛勉

辛勉字伯方隴西狄道人博學有貞固之操懷帝世
累遷爲侍中及洛陽陷隨帝至平陽劉聰將署爲光
祿大夫勉固辭不受聰遣喬度賫藥酒逼之勉曰大
丈夫豈以數年之命虧高節事二姓下見武皇帝哉
引藥遽飲度止之曰主上相試耳君真高士也築室

隱於平陽西山聰月致酒米勉亦辭而不受年八十
龔穎

龔穎遂寧人少好學益州刺史毛璩辟爲勸學從事
璩爲譙縱所殺故佐吏金逃亡穎號哭奔赴殯送以
禮縱後設宴延穎不獲已而至樂奏穎流涕起曰北
面事人亡不能死何忍聞舉樂蹈跡逆亂乎縱大將
譙道福引出將斬之道福母卽穎姑跣出救之故得
免縱旣僭號備禮徵又不至乃收穎付獄脅以兵刃
執志彌堅終無回改至于蜀平遂不屈節元嘉二十
四年刺史陸徽上表曰臣聞運纏明夷則堅貞之節
顯時屬棟撓則獨立之操彰昔之元興皇綱弛紊譙
縱乘釁肆虐巴庸害殺前益州刺史毛璩竊璩蜀土
涪岷士庶怵迫受職璩故吏龔穎獨秉身貞白抗志
不撓殯送舊君哀敬盡禮全操九載不染僞朝縱雖
殘凶猶重義槩遂延以旌命劫以兵威穎忠誠奮發
詞色方壯雖桎梏在身殘危愈信其節白刃臨頸見
死不更其守若王蠋之抗辭燕軍同周苛之肆詈楚
王方之于穎茂以加焉誠當今之忠壯振古之遺烈

而名未登于王府爵猶齒于卿曹斯寔邊氓遠士所
爲於邑穎遂不被朝命終于家

司空圖

司空圖字表聖河中虞鄉人咸通末擢進士爲禮部
侍郎王凝所獎待後凝貶商州圖感知已徃從之凝
起拜宣州觀察使辟爲從事御史府奏圖監察不忍
去凝府臺劾左遷光祿主簿分司久之拜禮部員外
郎知制誥圖見唐政多僻中官用事天下必亂卽棄
官歸中條山尋以中書舍人徵又拜禮部戶部侍郎
皆不起昭宗在華召拜兵部侍郎以足疾固自乞會
遷洛陽柳璨希賊臣意誅天下才望助喪王室詔圖
入朝圖陽墮笏趣意野耄璨知無意於世乃聽還山
圖居王官谷作亭觀素室悉圖唐興節士文人名亭
曰休休作文以見志曰休美也旣休而美具故量才
一宜休揣分二宜休耄而曠三宜休又少也惰長也
率老也迂三者非濟時用則又宜休因自目爲耐辱
居士其言詭激不常以免當時禍災云豫爲冢棺遇
勝日引客坐壙中賦詩酌酒徘徊客或難之曰君何

不廣耶。生死一致。吾寧暫游此中哉。朱全忠已篡。召爲禮部尚書。不起。聞哀。帝遇害。不食而卒。年七十二。

甄濟

甄濟字孟成。定州無極人。少孤。好學。以文雅稱。居青巖山十餘年。遠近伏其仁。環山不敢畋漁。採訪使苗晉卿表之。諸府五辟。詔十至。堅卧不起。天寶十載。以左拾遺召。未至。而安祿山入朝。表濟於玄宗。授范陽掌書記。祿山至。衛使太守鄭遵意致謁山中。濟不得已爲起。祿山下拜。鈞禮居府中。論議正直。久之。察祿山有反謀。不可諫。濟素善衛。令齊玘因謁歸。具告以誠。密置羊血左右。至夜。若歐血狀。陽不支。昇歸舊廬。祿山反。使蔡希德封刀召之。曰。卽不起。斷其頭。見我。濟色不動。左手書曰。不可以行使者。持刀趨前。濟引頸待之。希德歔歔嗟嘆。止刀。以實病告。後慶緒復使彊輿至東都。安國觀會。廣平王平東都。濟詣軍門。上謁泣涕。王爲感動。肅宗詔館之三司。署使汙賊官。羅拜以媿其心。授祕書郎。更拜太子舍人。大曆初。江西節度使魏少游表爲著作郎。兼侍御史。卒。濟子逢幼。

孤長耕宜城野自力讀書不謁州縣歲饑節用以給親里大穰則振其餘於鄉黨貧狹者以義聞逢常以父名不得在國史欲詣京師自言元和中袁滋表濟節行宜載國史有詔贈濟秘書少監而逢與元稹善稹遺書於史館韓愈曰濟棄去祿山及其反有名號又逼致之執不起卒不汙其名夫辨所從於居易之時堅其操於利仁之世而猶選懦者之所不爲蓋拂人之心難而害已之避深也至天下大亂死忠者不必顯從亂者不必誅而眷眷本朝甘心白刃難矣哉若甄生者弁冕不加其身祿食不進其口直布衣一男子耳及亂則延頸受刃分死不回不以不必顯而廢忠不以不必誅而從亂在古與今蓋百一焉愈答曰逢能行身幸於方州大臣以標目其先人事載之天下耳目徹之天子追爵其父第四品赫然驚人逢與其父俱當得書矣由是父子俱顯名

周朴

周朴字太朴福州人黃巢入閩得朴將用之謝曰我爲處士尚不屈天子安能從賊巢怒斬之湧白膏數

尺後人立廟以祀

鄭思肖

鄭思肖字憶翁號所南連江人父震淳祐道學君子
爲安定和靖二書院山長卒于吳思肖太學上舍應
博學宏詞科侍父來吳元南下扣闈上太皇太后幼
主疏辭切直忤當路不報初名某宋亡乃改今名思
肖卽思趙憶翁與所南皆寓意也素不娶孑然一身
念念不忘君形于詩文中如過徐子方書塾云不知
今日月但夢宋山川題鄭子封寓舍云此世但除君
父外不曾別受一人恩寒菊云寧可枝頭抱香死不
會吹落北風中遇歲時伏臘輒野哭南向拜人莫測
識焉聞北語必掩耳亟走人亦知其孤僻不以爲異
也坐卧不北向扁其室曰本穴世界以本字之十置
下文則大宋也精墨蘭自更祚後爲蘭不畫土根無
所憑藉或問其故則云地爲番人奪去汝不知邪不
欲與雖迫以權勢不可得也趙孟頫才名重當世思
肖惡其宗室而受元聘遂與之絕孟頫數往候之終
不得見嘆息而去無何貨其所居得錢則週人之急

田亦舍諸刹惟餘數畝爲衣食資仍謂佃客曰我死則汝主之蓋不以家爲矣自是無定跡吳之名山禪室道官無不遍歷疾亟時囑其友唐東嶼曰思肖死矣煩爲書一碑當云大宋不忠不孝鄭思肖語訖而卒年七十八蓋其意謂不能死國與無後也自贊其像曰不忠可誅不孝可斬可懸此頭於洪荒荒之表以爲不忠不孝之榜樣

吳思齊

吳思齊字子善處之麗水人少穎悟用辭章家知名尋由任子入官監臨安府新城稅中舉上禮部不利後從常調爲嘉興縣丞攝縣事獄多畱繫思齊坐獄戶讞問凡株連疑罪悉簡出之俄不願仕請監南嶽廟流寓桐廬性好施與宦游十年田無半畝之增後值宋改物家金艱虞至無僭石之儲有勸之仕者輒謝曰譬之處子業已嫁矣雖凍餓者不能更二夫也中遇寒疾耳失聽交游苦其聾語未畢馳去獨發方鳳粵謝翹睦方壽劇談每至夜指畫手書傍觀咄咄畧無倦意大德辛丑年六十四手編聖賢順正考終

進士編 卷四
之事曰侯命錄錄成賦別諸友遂卒臨卒神明湛然
無怛化意浦陽仙華山思齊舊游處與方鳳謝翺無
月不游游輒連日夜或酒酣氣鬱時每扶攜望天末
慟哭至失聲而後返若思齊者其知事君不以存亡
貳其心者與

陳謙

陳謙字子平吳人也甫兒時卽知事父母三十始受
室悛悛色養年踰五十父母尚無恙父疾革思鰥君
進鰥父沒遂終身不忍食鰥事兄訓謹甚京口孫子

翼與君爲忘年交貧有女不能嫁君許助之孫疾篤
君曰吾死欲見孫君地下卽持貲走京口爲畢嫁事
初君事林處士寬寬強君以業試有司勉就場屋遇
屬吏卒搜檢懷挾者待士甚無狀因歎曰道喪至此
尚可以僥倖失得爲哉卽罷歸盡棄舉子習折節屏
除世好潛心六藝嘗從兄北客揚潤南寓杭累數歲
不與人事接獨日從搢紳高世之士揚確論議尤善
古賦內翰虞公晉寧張公與諸老之在朝者交口論
薦宜在著廷與鳴太平之盛君力謝乃止兄由掾吏

遼世編 卷四 終
陞照磨佐分省軍事于常之無錫兵突至迫兄君以
身翼蔽之兵怒斥引去復求入見兄已殪卽匍匐伏
尸哭甚哀遂并遇害兄妻王氏與老奴王乙亦自經
死旦日門人范文綱訪其鄰知君兄弟皆死狀因金
求屍所得之篠橋下水中猶兄弟相倚立故人成元
章白其事幕府爲具棺槨斂於是君年六十七矣葬
吳縣天平山

論曰士窮見節義夫節義非必窮也窮乃益堅耳彼
富貴利達之士苟患失之何所不至哉故誓不降辱
慷慨授命或抱德肥遯自遠僞庭其於大節較然足
術矣陳謙從兄遇害婺嫂老奴皆自經死弟殉兄妻
殉夫僕殉主與臣殉君一也得金著云

庶夫對庶主與田庶等一也野金著云

齊夫刺籍笄只愚害楚楚夫於昔自孫取榮庶只妻
命延此斯賦自委計其然大謂神然只

遜世編卷五

俠隱

贊曰史稱游俠豪倨自命已嚮其利不軌於正
俠而能隱執義無競偉哉魯連名豈虛殉

魯仲連

魯仲連齊人好奇偉倣儻之畫策不肯仕宦任職好
持高節游于趙會秦兵東圍邯鄲趙王恐魏王使新
垣衍說趙尊秦昭王為帝仲連見衍曰彼秦者棄禮
義而上首功之國也權使其士虜使其民彼即肆然

而爲帝過而爲政於天下則連有蹈東海而死耳吾
不忍爲之民也于是不果帝秦魏公子救趙擊秦秦
軍引去平原欲封連連辭讓者三終不肯受平原君
復以千金爲壽連笑曰所貴於天下士者爲人排難
解紛而無取也卽有取者商賈之事連不忍爲也辭
而去終身不復見後二十餘年燕將攻聊城不下連
乃爲書約之矢以射城中遺燕將燕將自殺田單遂
屠聊城歸而言連欲爵之連逃隱于海上曰吾與富
貴而詘於人寧貧賤而輕世肆志焉

介子推

晉文公脩政施惠百姓賞從亡者及功臣大者封邑
小者尊爵未至隱者介子推推亦不言祿祿亦不及
推曰獻公子九人唯君在矣惠懷無親外內棄之天
未絕晉必將有主主晉祀者非君而誰天實開之二
三子以爲已力不亦誣乎竊人之才猶曰是盜况貪
天之功以爲已力乎下冒其罪上賞其姦上下相蒙
難與處矣其母曰盍亦求之以死誰懟推曰尤而效
之罪有甚焉且出怨言不食其祿母曰亦使知之若

何對曰言身之文也身欲隱安用文之文之是求顯也其母曰能如此乎與女偕隱至死不復見從者憐之乃懸書宮門曰龍欲上天五蛇爲輔龍已升雲四蛇各入其宇一蛇獨怨終不見處所文公出見其書曰此介子推也使人召之則亡遂求所在聞其入綿上山中于是環綿上山中而封之以爲介推田號曰介山以記吾過且旌善人

弦高

弦高鄭人鄭穆公時高見鄭爲秦晉所逼乃隱不仕爲商人及晉文公之返國也與秦穆公伐鄭圍其都鄭人私與秦盟而晉師退秦又使大夫祀于等三人戍鄭居三年晉文公卒襄公初立秦穆公方強使百里西乞白乙帥師襲鄭過周反滑鄭人不知時高將市于周遇之謂其友蹇他曰師行數千里又數經諸侯之地其勢必襲鄭凡襲國者以無備也示以知其情也必不敢進矣于是乃矯鄭伯之命以十二牛犒秦師且使人告鄭爲備祀于亡奔齊孟明等返至都晉人要擊大破秦師鄭于是賴高而存鄭穆公以存

國之賞賞高而高辭曰詐而得賞則鄭國之政廢矣
爲國而無信是敗俗也賞一人而敗國俗智者不爲
也遂以其屬徙東夷終身不返

鳴夷子皮

范蠡字少伯楚宛三戶人事越王勾踐既苦身戮力
與勾踐深謀二十餘年竟滅吳報會稽之恥北渡兵
於淮以臨齊晉號令中國以尊周室勾踐以霸而范
蠡稱上將軍還反國謂大名之下難以久居且勾踐
爲人長頸烏喙可與共患難與處安爲書辭勾踐曰

臣聞主憂臣辱主辱臣死昔者君王辱於會稽所以
不死爲此事也今既雪恥請從會稽之誅勾踐曰孤
將與子分國而有之不然將加誅於子蠡曰君行令
臣行意乃乘舟浮於江湖變姓名適齊爲鳴夷子皮
之陶又爲朱公治產積居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再
分散與貧交疏昆弟子孫修業而息之遂至巨萬故
言富者皆稱陶朱公

侯嬴

附

毛公

薛公

魏有隱士曰侯嬴年七十家貧爲大梁夷門監者魏

公子無忌聞之往請厚遺之不肯受曰臣脩身潔行
數十年終身不以監門困故而受公子財公子於是
乃置酒大會賓客坐定公子從車騎虛左自迎侯生
侯生攝弊衣冠直上載公子上坐不讓欲以觀公子
公子執轡愈恭侯生又謂公子曰臣有客在市屠中
願枉車騎過之公子引車入市侯生下見其客朱亥
睥睨故久立與其客語微察公子公子顏色愈和乃
謝客就車至家公子引侯生坐上坐賓客皆驚酒酣
公子起爲壽侯生前侯生謂公子曰今日嬴之爲公
子亦足矣嬴乃夷門抱關者也公子親枉車騎自迎
嬴於衆人廣坐之中不宜有所過今公子故過之然
嬴欲就公子之名故久立公子車騎市中過客以觀
公子公子愈恭市人皆以嬴爲小人而以公子爲長
者能下士也於是罷酒侯生爲上客魏安釐王二十
年秦破趙進兵圍邯鄲請救于魏魏王畏秦名爲救
趙實持兩端公子患之數請魏王及賓客辯士說王
萬端魏王終不聽公子乃請賓客約車騎百餘乘欲
赴秦軍與趙俱死行過夷門見侯生具告所以欲死

秦軍狀辭決而行。侯生曰：公子勉之矣。老臣不能從。公子行數里，心不快，曰：吾所待侯生備矣。今吾且死而侯生曾無半辭送我，我豈有所失哉？復引軍還問侯生。侯生笑曰：臣固知公子之還也。公子喜，士名聞天下，今有難無他端而欲赴秦軍，譬若以肉投餒虎，何功之有哉？尚安事客？然公子過臣，厚公子往而臣不送，以是知公子恨之復返也。公子再拜，固問侯生。乃屏人問語曰：嬴聞晉鄙之兵符在王臥內，而如姬最幸，力能竊之。嬴聞如姬父爲人所殺，公子使客斬其仇頭，如姬欲爲公子死，無所辭，顧未有路耳。公子誠一開口如姬，必許諾，則得虎符，奪晉鄙軍，北救趙而西却秦，此五霸之功也。公子從其計，如姬盜符與公子。公子行，侯生曰：將在外，主令有所不受，以便國家。公子卽合符而晉鄙不授公子兵，而復請之，事必危矣。臣客屠者朱亥可與俱，此人力士。晉鄙聽大善，不聽，可使擊之。於是公子請朱亥與俱，過謝侯生。侯生曰：臣宜從，老不能請，數公子行，日以至晉鄙軍之。日北，向自剄以送公子。公子遂行，至鄴，椎殺晉鄙，奪

兵擊秦軍秦軍解去遂救邯鄲存趙公子與侯生夾
至軍侯生果北向自剄而死

趙有處士毛公藏于博徒薛公藏于賣漿家公子欲
見兩人兩人自匿不肯見公子聞所在乃間步往從
此兩人游平原君聞之謂其夫人曰始吾聞公子天
下無雙今乃妄從博徒賣漿者游妄人耳夫人以告
公子公子乃謝夫人去曰始吾聞平原君賢故負魏
王救趙以稱平原君平原君之游徒豪舉耳無思自
在大梁時常聞此兩人賢至趙恐不得見以無思從

之游尚恐其不我欲也今平原君乃以爲羞其不足
從游乃裝爲去夫人具以語平原君平原君免冠謝
固留公子公子留趙十年不歸秦聞公子在趙日夜
出兵東伐魏魏王患之使使往請公子公子恐其怒
之乃誠門下有敢爲王使通者死賓客皆背魏之趙
莫敢勸公子歸毛公薛公兩人往見公子曰公子所
以重於趙名聞諸侯者徒以有魏也今秦攻魏魏急
而公子不恤使秦破大梁而夷先王之宗廟公子當
何面目立天下乎語未及卒公子立變色告車趨駕

歸救魏

梁鴻

梁鴻字伯鸞扶風平陵人遭亂世受業太學博覽不爲章句學畢牧豕上林苑中曾誤遺火延及他舍鴻乃尋訪燒者問所去失悉以豕償之其主猶以爲少鴻又以身居作執勤不懈鄰家耆老見鴻非恒人乃其責讓主人而稱鴻長者于是始敬異焉悉還其豕鴻不受而去歸鄉里勢家慕其高節多欲女之鴻並絕不娶同縣孟氏有女狀醜擇對不嫁父母問其故

女曰欲得賢如梁伯鸞者鴻聞而聘之及嫁始以裝飾入門七日而鴻不答妻乃下請鴻曰吾欲裘褐之人可與俱隱深山者爾今乃衣綺縞傅粉墨豈鴻所願哉妻曰以觀夫子之志耳妾自有隱居之服乃更爲椎髻著布衣操作而前鴻大喜曰此真梁鴻妻也能奉我矣字之曰德曜孟光居有頃乃其入霸陵山中以耕織爲業詠詩書彈琴以自娛仰慕前世高士而爲四皓以來二人四人作頌因東出關過京師作五噫之歌曰陟彼北邙兮噫顧瞻帝京兮噫宮闕崔

崑兮噫民之劬勞兮噫遼遼未央兮噫肅宗聞而悲
之求鴻不得乃易姓運期名耀字侯光與妻子居齊
魯之間有頃又去適吳居皋伯通廡下爲人賃舂每
歸妻爲具食舉案齊眉伯通察而異之乃方舍之于
家鴻潛閉著書十餘篇疾且告主人曰昔延陵季子
葬于嬴博之間不歸鄉里慎勿令我子持喪歸去及
卒伯通等爲求墓地于吳要離冢傍

田疇

田疇字子泰北平無終人好讀書善擊劍初平元年
義兵起董卓遷帝於長安幽州牧劉虞欲遣使展效
臣節衆議推疇疇至長安致命詔拜騎都尉疇以天
子蒙塵不可荷佩榮寵固辭不受馳還虞已爲公孫
瓚所害疇謁祭虞墓哭泣而去瓚怒拘之軍下後縱
遣疇得北歸率舉宗族他附從者數百人掃地而盟
曰君讐不報不可立於世遂入徐無山中營深險平
敞而居躬耕以養父母百姓歸之數年間至五千餘
家衆成都邑莫相統一疇乃爲約束二十餘條又制
爲婚姻嫁娶之禮學校講授之業衆皆便之至道不

拾遺北邊翕然服其威信疇常忿烏丸賊殺其郡冠
蓋欲討而力不能曹操北討烏丸遣使辟疇疇隨使
到軍署畫策大斬獲逐北入塞論功封疇亭侯邑五
百戶疇固辭操心許而不奪從征荊州還操追念疇
功復以前爵封疇上疏以死自誓疇素與夏侯惇善
操使惇以情諭之疇曰始爲君難率衆逃遁志義不
立反以爲利非本意也豈可賣盧龍之塞以易爵祿
哉必不得已請效死刎首于前言未畢涕泣橫流惇
具啓操操喟然知不可屈乃拜爲議郎年四十六卒

龔壯

龔壯字子璋巴西人挈已自守與鄉人譙秀齊名父
叔爲李特所害壯積年不除喪力弱不能復讐及李
壽戍漢中與李期有嫌期特孫也壯欲假壽以報乃
說曰節下若能并有西土稱藩于晉人必樂從且捨
小就大以危易安莫大之策也壽然之遂率衆討期
果剋之壽猶襲僞號欲官之壯誓不仕賂遺一無所
取會天乂雨百姓饑墊上書說壽以歸順允天心應
人望永爲國藩福流子孫壽省書內愧祕而不宣乃

遣使入胡壯又諫之壽又不納壯謂百行之本莫大
忠孝既假壽殺期私仇以雪又欲使其歸朝以明臣
節壽既不從壯遂稱聾又云手不制物終身不復至
成都惟研考經典譚思文章至李勢時卒

郭瑀

郭瑀字元瑜敦煌人師事郭荷盡傳其業荷卒瑀以
爲父生之師成之君爵之師不制服蓋聖人謙也遂
服斬衰廬墓三年禮畢隱于臨松薤谷鑿石窟而居
服栢實以輕身作春秋墨說孝經錯緯弟子著錄千

餘人張天錫遣使持節徵之瑀指翔鴻示之曰此鳥
也安可籠哉遂深逃絕跡天錫滅苻堅以安車徵瑀
定禮儀會父喪而止苻氏末略陽王穆起兵酒泉以
應張大豫遣使招瑀瑀歎曰魯連在趙義不結舌况
人將左衽而不救之乃與敦煌索嘏起兵五千運粟
三萬石東應王穆穆以瑀爲太府左長史軍師將軍
雖居元佐口詠黃老冀功成世定追伯成之蹤穆惑
于讒間西代索嘏瑀諫曰昔漢定天下然後誅功臣
今事業未建而誅之立見麋鹿游于此庭矣穆不從

瑀出城大哭舉手謝城曰吾不復見汝矣還而引被覆面不與人言不食七日輿疾而歸旦夕祈死夜夢乘青龍上天至屋而止寤而嘆曰龍飛在天今止于屋屋之爲字尸下至也龍飛至尸吾其死也古之君子不卒內寢况吾正士乎遂還酒泉南山赤崖閣飲氣而卒

唐珏

唐珏字玉潛會稽山陰人家貧聚徒授經營滌灑以養其母歲戊寅有總江南浮屠者楊璉真珈怙恩橫肆勢焰爍人窮驕極淫不可具狀帥徒役頓蕭山發趙氏諸陵寢至斷殘支體攫珠襦玉押焚其齒骨草莽間唐時年三十二歲聞之痛憤亟貨家具得白金百星許執券行貸得白金又百星許乃具酒醪市羊豕邀里中少年若干輩狎坐轟飲酒且酣少年起請曰君儒者如是將何爲焉唐慘然具以告願收遺骸共瘞之衆謝曰諾中一少年曰發丘中郎將耽耽餓虎事露奈何唐曰予固籌矣今四郊多暴骨取竄以易誰復知之乃斲文本爲匱複黃絹爲囊各署其表

述古系 侯隰
日某陵某陵分委而散遣之絕地以藏爲文而告詰
旦事訖來集出白金羨餘酬戒不泄越七日總浮屠
下令哀陵骨禱置牛馬枯骼中築一塔壓之名曰鎮
南杭民悲戚不忍仰視之不知陵骨之猶存也明年
巳卯後上元兩日唐出觀燈歸忽坐殞息奄奄將絕
者良久始甦曰吾見黃衣吏持文書來告曰王召君
導吾往觀闕魏冢宮宇靚麗殆非人間有一冕旒坐
殿上數黃衣貴人逡巡降揖曰藉君掩骸其有以報
唐乃陞謁造王前王謂曰汝受命寔且貧兼無妻若
子今忠義動天帝命錫汝伉儷子三人田三頃拜謝
降出遂覺踰時越有治中袁俊齋至始下車爲子求
師有以唐薦者一見置賓館一日問曰吾渡江聞有
唐氏瘞宋諸陵骨子豈其宗耶左右指君曰此是已
袁大駭拱手曰君此舉豫讓不能抗也曳之坐北面
而納拜焉禮敬特加情欵益篤叩之家徒四壁惻然
嗟矜語左右曰唐先生家甚寒吾當料理使其有妻
有田以給左右逢迎爰諏爰度不數月二事俱愜聘
婦偶故國之公女負郭食故國之公田所費一一自

袁出人固奇唐之節而又奇唐之遇兩高之曰二公
真義士義士爾後獲三丈夫子鼎立頽頽凡夢中人
所許稽其數無一不合
論曰大史公遭僂辱好稱說古節俠赴人之急不矜
其能至以季次原憲徒抱咫尺不得與朱家翁伯比
權量力豈不謬哉魯連好奇偉倣儻之畫策排難解
紛無所取非苟焉而已涉末流而扞文罔儻亦嚮者
魯連諸人所羞者耶

遜世編卷五 終

遜世編卷六

哲隱

贊曰功遂身退曰天之道君子見幾哲以自保
嗟彼貪人漏盡瀾倒迨於恥辱悔其不蚤

張良

張良字子房韓人家世相韓秦滅韓爲韓報仇擊始
皇博浪沙中索賊急甚良乃更名姓亡匿下邳步遊
圯上遇老人授以兵法旣佐漢定天下封爲留侯乃
曰臣本布衣以三寸舌爲王者師封萬戶位列侯於

近世紀 卷之四
良足矣。願棄人間事，從赤松子游耳。乃學辟穀導引，輕身。呂后彊食之，曰：「人生世間，如白駒過隙，何自苦如此，不得已。」彊聽，食後八年卒。謚文成。

二疏

疏廣字仲翁，東海蘭陵人。兄子受字公子。宣帝時並爲師傅，當世榮之。在位五年，皇太子年十二，通論語、孝經。廣謂受曰：「吾聞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功遂身退，天之道也。今仕至二千石，宦成名立，不去懼有後悔，豈如父子相隨，出關歸老故鄉，以壽命終，不亦善乎？」

受叩頭曰：「從大人議，即日移病。」上疏乞骸骨，上許之，贈黃金二十觔。皇太子贈五十觔。公卿大夫故人邑子設祖道，供張東都門外，送者車百兩，辭決而去。及道路觀者，皆曰：「賢哉二大夫！」或嘆息爲之，下泣。廣旣歸鄉里，日令家具酒食，請族人故舊賓客，與相娛樂。數問其家金餘，尚有幾所，趨買以供具。歲餘，廣子孫竊謂其昆弟老人，廣所愛信者，勸之治生產爲後人計。廣曰：「吾豈老諄不念子孫哉？顧自有舊田廬，令子孫勤力其中，足以供衣食，與凡人齊。今復增益之以

爲羸餘但教子孫怠惰耳賢而多財則損其志愚而多財則益其過且夫富者衆之怨也吾旣無以教化子孫不欲益其過而生怨又此金者聖主所以惠養老臣也故樂與鄉黨宗族共享其賜以盡吾餘日不亦可乎族人悅服皆以壽終

薛廣德

薛廣德字長卿沛郡相人以魯詩教授楚國龔勝舍師事焉蕭望之薦廣德經行宜克博士論石渠遷御史大夫爲人溫雅有縕藉及爲三公直言諫爭始拜旬日間上幸甘泉郊泰畤因留射獵諫上卽日還宮上酌祭宗廟出便門欲御樓船廣德當乘輿免冠頓首曰宜從橋詔曰大夫冠廣德曰陛下不聽臣臣自刎以血汙車輪陛下不得入廟矣上不悅張猛進曰臣聞主聖臣直乘船危就橋安聖主不乘危御史大夫言可聽上曰曉人不當如是耶乃從橋後月餘以歲惡民流乞骸骨上賜安車駟馬黃金六十斤廣德爲御史大夫凡十月免東歸沛太守迎之界上沛以爲榮懸其安車傳子孫

延叔堅

延叔堅著作東觀以病免歸教授家巷時越雋太守李文德素善叔堅語羣公曰延叔堅有王佐之才奈何屈千里之足欲令薦引之叔堅爲書止文德曰夫道之將廢所謂命也流聞乃欲相爲求還東觀來命雖篤所未敢當吾昧爽櫛梳坐於客堂朝則誦義文之易虞夏之書歷公旦之典禮覽仲尼之春秋夕則逍遙內階詠詩南軒百家衆氏投閒而作洋洋乎其盈耳煥爛兮其溢目紛紛欣欣兮其獨樂也當此之

時不知天之爲蓋地之爲輿不知世之有人已之有軀雖漸離擊筑傍若無人高鳳讀書不知暴雨方之於吾未足况也且吾自束脩以來爲人臣不陷於不忠爲人子不陷於不孝上交不諂下交不黷從此而歿下見先君遠祖可不慚赧如此而不以善止恐如教羿射者也慎勿迷其本棄其生後遭黨事禁錮卒於家鄉里圖其形於屈原廟

田豫

田豫字國讓漁陽雍奴人年少時自託於劉備備爲

豫州刺史豫以母老求歸備涕泣與別仕魏遷南陽太守盜賊屏跡境內肅然屢辭位不聽乃曰年過七十而以居位譬猶鐘鳴漏盡而夜行不休是罪人也遂固稱疾篤引去年八十二卒

王羲之

王羲之字逸少司徒導之從子少有美譽朝廷公卿皆愛其材噐頻召爲侍中吏部尚書皆不就復授護國將軍又推遷不拜揚州刺史殷浩素雅重之勸使應命後爲右軍將軍會稽刺史會稽有佳山水名士

多居之便有終焉之志嘗與同志宴集於蘭亭自爲序以申其志後與王述不協恥爲之下遂稱病去郡於父母墓前自誓曰某因人乏蒙國寵榮進無忠孝之節退違推讓之義每詠老氏周任之誠寤寐永嘆若墜深谷止足之分定之於今敢渝此心貪冒苟進是不子也天地所不覆載名教所不得容信誓之誠有如皎日羲之旣去官與東土人士盡山水之游弋釣爲娛又與道士許邁共修服食採藥石不遠千里窮諸名士泛滄海嘆曰吾卒當以樂死與吏部謝萬

書曰古之辭世者或被髮佯狂或污身穢跡可謂艱矣今僕坐而獲免遂其夙心其爲慶幸豈非天賜頃東遊還修植桑果今盛敷榮率諸子抱弱孫游觀其間有一味之甘割而分之以娛目前雖植德無殊邈猶欲教養子孫以敦厚退讓或以輕薄庶令舉策數馬彷彿萬石之風君謂何如朝廷以其誓苦亦不復徵之年五十九卒贈金紫光祿大夫諸子遵父先旨固讓不受

陶季直

陶季直丹陽秣陵人祖愨祖宋廣州刺史父景仁中散大夫季直早慧愨祖甚愛異之愨祖嘗以四函銀列置於前令諸孫各取季直時甫四歲獨不取人問其故季直曰若有賜當先父伯不應度及諸孫愨祖益竒之五歲喪母哀若成人初母未病令於外染衣卒後家人始贖季直抱之號慟聞者莫不酸感及長好學淡於榮利起家桂陽王國侍郎比中郎鎮西行叅軍並不起時人號曰聘君父憂服闋尙書令劉秉袁粲以齊高帝權勢日盛將圖之秉素重季直欲與

之定策季直以袁劉儒者必致顛殞固辭不赴俄而
秉等伏誅褚淵爲尚書令與季直素善以爲司徒主
簿淵卒請儉爲淵立碑終始營護甚有吏節時人美
之遷太尉記室叅軍出爲東莞太守在郡號爲清和
常稱仕至二千石始願畢矣無爲務人間之事乃辭
疾還鄉里天監初就家拜太中大夫高祖曰梁有天
下遂不見此人十年卒于家時年七十五季直素清
苦絕倫又屏居十餘載及死家徒四壁子孫無以殯
歛聞者莫不傷其志焉

阮裕

阮裕字思曠弱冠辟太宰掾大將軍王敦命爲主簿
甚被知遇裕以敦有不臣之心乃終日酣觴以酒廢
職敦謂裕非當世實才徒有虛譽而已出爲溧陽令
復以公事免官由是得違敦難論者以此貴之咸和
初徐尚書郎時事故之後公私弛廢裕遂去職還家
居會稽剡縣司徒王導引爲從事中郎固辭不就朝
廷將欲徵之裕知不得已乃求爲王舒撫軍長史舒
薨除吏部郎不就卽家拜臨海太守少時去職司空

除

郗鑒請爲長史詔徵祕書監皆以疾辭復除東陽太守尋徵侍中不就還剡山有肥遁之志有以問王羲之羲之曰此公近不驚寵辱雖古之沈冥何以過此又云裕骨氣不及逸少簡秀不如真長韶潤不如仲祖思致不如殷浩而兼有諸人之美成帝崩裕赴山陵事畢便還諸人相與追之裕亦審時流必當逐已而疾去至方山不相及劉惔歎曰我入東正當泊安石渚下耳不敢復近思曠傍在剡會有好車借無不給有人塋母意欲借而不敢言後裕聞之乃歎曰吾有車而使人不敢借何以車爲遂命焚之在東山久之復徵散騎常侍領國子祭酒復以爲金紫光祿大夫領琅邪王師經年敦逼竝無所就御史中丞周閔奏裕及謝安違詔累載並應有罪禁錮終身詔書賞之或問裕曰子屢辭徵聘而宰二郡何邪裕曰雖屢辭王命非敢爲高也吾少無宦情兼拙於人固旣不能躬耕自活必有所資故曲躬二郡豈以騁能私計故耳年六十二卒

羊欣

羊欣字敬无泰山南城人欣少靖默無競於人美言
笑善容止汎覽經籍尤長隸書父不疑初爲烏程令
欣時年十二王獻之爲吳興太守甚知愛之嘗夏月
入縣欣著新絹帟晝寢獻之書帟數幅而去欣本工
書因此彌善起家輔國叅軍府解還家隆安中朝廷
漸亂欣優游私門不復仕進會稽王世子元顯每使
欣書辭不奉命元顯怒乃以爲後軍府舍人此職本
用寒人欣意貌恬然不以高卑見色欣嘗詣領軍將
軍謝混混拂席改服然後見之時混族子靈運在坐
退告族兄瞻曰望蔡見羊欣遂易衣改席欣由此益
知名桓玄輔政以欣爲叅軍仍輔主簿叅預機要欣
欲自疎時漏密事玄覺此意愈重之以爲楚臺中郎
欣拜職少日稱病自免屏居里巷十餘年不出義熙
中補欣右將軍司馬轉長史中軍咨議叅軍臨川王
輔國長史廬陵王諮議叅軍並不就太祖重之以爲
新安太守前後凡十三年游玩山水甚得適性轉在
義與非其好也頃之又稱病篤自免歸除中散大夫
素好黃老有病不服藥飲符水而已兼善醫術撰藥

方十卷欣以不堪拜伏辭不朝覲高祖太祖並恨不
識之元嘉九年卒時年七十三

王微

王微字景玄琅邪臨沂人少好學無不通覽善屬文
能書畫兼解音律醫方陰陽術數年十六州舉秀才
衡陽王義季右軍參軍並不就起家司徒祭酒轉主
簿始興王濬後軍功曹記室參軍太子中舍人始興
王友父憂去官服闋除南平王鑠右軍諮議參軍微
素無宦情稱疾不就仍除中書侍郎又擬南琅邪義

興太守並固辭吏部尚書江湛舉微爲吏部郎微與
湛書曰弟心病亂度非但蹇蹇而已騶會忽扣華門
閭里咸以爲怪君多識前世之載天值何其易傾弟
受海內駭笑不過如燕石禿鷲邪未知君何以自解
於良史且廬於承明署乎金馬皆明察之官又賢於
管庫之末何爲劫勒通家疾病一人塵穢難甚之選
將以靖國不益囂乎微旣爲始興王濬府吏濬數相
存慰微奉答牋書輒飾以辭采文頗抑揚袁淑見之
謂爲訴屈微因此又與從弟僧綽書曰吾雖無人鑒

要是早知弟每共宴語何嘗不以止足爲貴且持盈
畏滿自是家門舊風何爲一旦落漠至此當局苦迷
將不然邪元嘉二十年卒時年二十九遺令薄塋不
設輜旒鼓挽之屬以嘗所彈琴置牀上何長史來以
琴與之何長史者偃也無子家人遵之所著文集傳
於世世祖卽位詔曰微棲志貞深文行惇洽生自華
宗身安隱素足以責茲丘園惇是薄俗不幸蚤世朕
甚悼之可追贈祕書監

劉瓛

劉瓛字子珪沛國相人晉丹陽尹惔六世孫也宋大
明四年舉秀才除奉朝請不就丹陽尹袁粲於後堂
夜集瓛在座粲指庭中柳樹謂瓛曰人謂此是劉尹
時樹每想高風今復見卿清德可謂不衰矣薦爲祕
書郎不見用除安成王撫軍行叅軍公事免瓛素無
宦情自此不復仕除車騎行叅軍南彭城郡丞尙書
祠部郎並不拜太祖踐阼召瓛入華林園謂瓛曰吾
應革命物議以爲何如瓛對曰陛下誠前軌之失加
之以寬厚雖危可安若循其覆轍雖安必危矣旣出

帝顧謂司徒褚淵曰方直乃爾勅獄使數入而獄自
非詔見未嘗到宮門上欲用獄爲中書郎使吏部尙
書何戢喻旨戢謂獄曰上意欲以鳳池相處恨君資
輕可且就前除少日當轉國子博士獄曰平生無榮
進意今聞得中書郎而拜豈本心哉後以母老闕養
重拜彭城郡丞謂司徒褚淵曰自省無廊廟之才所
願唯保彭城丞耳上又以獄兼總明觀祭酒除豫章
王驃騎記室叅軍丞如故獄終不就永明初竟陵王
子良請爲征北司徒記室獄與張融王思遠書曰奉

教君恭召會當停公事但念生平素抱有乖恩顧吾
性拙人間不習仕進昔嘗爲行佐便以不能及公事
免黜此皆眷者所共知也量已審分不敢期榮夙嬰
貧困加以疎懶衣裳容髮有足駭者中以親老供養
褻裳徒步脫爾逮今二代一紀先朝使其更自脩正
勉勵於階級之次見其纏縷或復賜以衣裳袁褚諸
公咸加勸勵終不能自反也一不復爲安可重爲哉
昔人有以冠一免不重加於首每謂此得進止之儀
古者以賢制爵或有秩滿而辭老以庸制祿或有身

病而求歸者永瞻前良在已何若又上下年尊益不願居官次廢晨昏也先朝爲此曲申從許故得連年不拜榮授而帶帖薄祿旣習此歲久又齒長疾侵豈宜攝齋河間之聽厠迹東平之僚本無絕俗之操亦非能偃蹇爲高此又諸賢所當深察者也除步兵校尉並不拜獻姿狀纖小儒學冠於當時京師士子貴遊莫不下席受業性謙率通美不以高明自居遊詣故人唯一門生持胡床隨後主人未通便坐問答往在檀橋瓦屋數間上皆穿漏學徒敬慕不敢指斥呼爲清溪焉卒年五十六獻有至性祖母病疽經年手持膏藥漬指爲爛母孔氏甚嚴明謂親戚曰阿稱便是今世曾子阿稱獻小名也年四十餘未有婚對建元中太祖與司徒褚淵爲獻娶王氏女王氏椽壁挂履土落孔氏牀上孔氏不悅獻卽出其妻及居父喪不出廬足爲之屈杖不能起天監元年詔立碑謚曰貞簡先生

蕭眎素

蕭眎素蘭陵人父惠明吳興太守有盛名眎素早孤

貧爲叔父惠休所收卹天監初爲丹陽尹武帝賜錢八萬一朝散之親友未幾爲諸賢令到縣旬日掛衣冠縣門而去性靜退少嗜欲好學能清言榮利不關於口喜怒不形於色在人間及居職並任情通率不自矜高天然簡素士人敬之初在京口便有終焉之志乃於攝山築室徵爲中書侍郎辭不就還山獨居屏事非親戚不得至其籬門與妻別處遂無子卒親故迹其事行謚曰貞文先生

武攸緒

武攸緒則天后兄惟良子也恬淡寡欲好易莊周書少變姓名賣卜長安市得錢輒委去後更授太子通事舍人累遷揚州大都督府長史鴻臚少卿后革命封安平郡王固辭官願隱居后疑其詐許之以觀所爲攸緒廬巖下如素遁者后遣其兄攸宜敦諭卒不起后乃異之盤桓龍門少室間冬蔽茅椒夏居石室所賜金銀鎗鬲野服王公所遺鹿裘素障瘦栝塵皆流積不御也市田潁陽使家奴雜作自混於民中宗初召拜太子賓客苦祈還山詔可安樂公主出降以

進士系 卷四
璽書迎之將至帝勅有司卽兩儀殿設位行問道禮
詔見日山帔葛巾不名不拜攸緒至更冠帶趨就常
班再拜帝愕然禮不及行朝廷嘆息賜予無所受親
貴來謁道寒溫外默無所言及還中書門下學士朝
官五品以上竝祖城東俄而諸韋誅武氏連禍唯攸
緒不及睿宗恐其不自安下詔慰諭復召拜太子賓
客不就開元十一年卒

賀知章

賀知章字季真越州永興人性曠夷善談說與族姑
子陸象先善象先嘗謂人曰季真清談風流吾一日
不見則鄙吝生矣證聖初擢進士累遷太常博士開
元十三年遷禮部侍郎兼集賢院學士知章晚節尤
誕放遨嬉里巷自號四明狂客每醉輒屬辭筆不停
書咸有可觀未始刊飭善草隸好事者具筆研從之
意有所愜不復拒然紙纔十數字世傳以爲寶天寶
初病夢遊帝居數日寤乃請爲道士還鄉里詔許之
以宅爲千秋觀求周宮湖數頃爲放生池有詔賜鏡
湖剡川一曲旣行帝賜詩皇太子百官餞送擢其子

僧子爲會稽郡司馬賜緋魚使侍養幼子亦聽爲道士卒年八十六

錢若水

錢若水字澹成河南新安人幼聰悟十歲能屬文華山陳搏見之謂曰子神清可以學道不然當富貴但忌太速爾明日再往見一老僧與希夷擁地爐坐僧熟視若水久之以火筋畫灰做不得三字徐曰急流中勇退人也後若水登科爲樞密副使年才四十以母老上章求解機務詔不許若水請益堅遂以本官克集賢院學士致仕希夷初謂若水有仙風道骨命老僧觀之僧云做不得做不得故不復留老僧者麻衣道者也

朱昂

弟協

朱昂字舉之其先京兆人父葆光挈家南渡寓潭州昂爲真宗朝翰林學士拜章乞骸骨前後所得俸賜購奇書以諷誦爲樂閒居自稱退叟弟協以純謹稱仕至主客郎中昂以書招之協亦告老歸吳淑贈昂詩曰浴殿夜涼初閣筆渚宮秋晚得懸車比行錫宴

述世紀 卷之八
玉津園兄弟皆年八十人號渚宮二疎

林舍

林舍共城人官廷尉年方三十挂冠蘇轍寓書曰先生熙朝及第壯志休官以風節推之賢于淵明遠矣

蕭札刺

蕭札刺字虛輦北府宰相排抑之弟性介特不事生業保寧間以戚屬進累遷寧遠軍節度使秩滿里居淡泊自適統和末召爲南京馬步軍都指揮使以疾求退不聽遷夷離畢又以疾辭許之遂入頡山杜門

不出上嘉其志不復徵札刺自是家于頡山親友或過之終日言不及世務凡宴游相邀亦不拒一歲山居過半與世俗不偶耶律資忠重之目曰頡山老人云

論曰易稱亢龍有悔傳云知止不殆夫必亢而迺知隣於殆矣君子見幾不俟終日猥云功遂身退豈不耽於寵利者哉嗟夫日暮途窮鍾鳴漏盡在盈斯害居寵忘危違貪激競之風不勝嘆老嗟卑之意至於顛狼良足羞也旣明且哲以保其身其惟君子乎

